

新书推荐

刘心武新书《人生有信》出版

书中首次公开与冰心、孙犁等巨匠的书信

近年来一直以揭秘《红楼梦》和“续红”而引起关注的著名作家刘心武，日前推出了一部亲手绘插图的散文集《人生有信》，首次公开展示自己与冰心、孙犁、夏志清、余英时等 20 多位文学巨匠的珍藏信件。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本再现文坛往事的散文集缘起于刘心武失而复得的一箱旧书信，“那里面有我二三十年前的一些日记本，还有一些别人寄给我的信函”。在受牵连时得到过文坛巨匠冰心的安慰；在写作陷入低谷时得到过诗人邵燕祥的鼓励；在被舆论抨击时得到过著名学者夏志清的支持……正是这些尘封已久的书信引发了刘心武的感怀和创作，通过回忆记录下世情动荡的年代里文化精英们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他们跌宕起伏的命运，包括“老舍之死”在内的众多文坛风云和逸事也得以与公众见面。

记者：书中提及冰心、蒋孔阳、孙犁、夏志清、余英时等多位文坛前辈，他们曾对你的创作生涯起到推动作用，你希望通过这些书信传达什么？

刘心武：大悲悯的情怀，生存的艰难，理解的珍贵，谅解的必要，人性的诡谲。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有卑微的一面，就是必定镶嵌在一个时期的大的社会政治经

济格局中，无论趁势而兴，还是遇潮而退，概莫能免。那时没意识到这类信件的历史价值，随折随看随便一放，许多都找不到了。这些通信者都是有修养的知识分子，信里会有不方便直书的隐衷，但都会以含蓄的方式优雅地表达。

记者：相比之前作家们的提携交流，你怎么看如今一些作家的口水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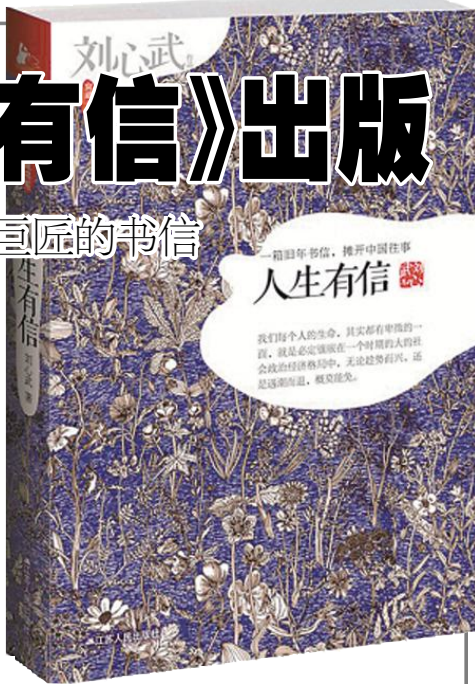
刘心武：写作是个人行为，写作者大多是孤独的。你说的作家互相攻击的现象，大概多存在于搞时政评论的人士之间，埋头写纯文学作品的作家之间可能互不来往，但绝不互相攻击。

记者：《人生有信》这本散文集和你之前的作品都不同，非常淡然，是这些年心态上发生的转变吗？

刘心武：我曾处于中心，后来边缘化了。边缘有光。我现在不但安于边缘而且喜欢边缘。人在边缘，可以冷静观察，从容思考，很好。

记者：现在手书信件已经很少了，是否可以认为信件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留存于文学史的时代已经过去？

刘心武：你想问的可能是：手书信件今后作为文学史资料的可能性是否越来越



小？我对这样的提问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现在人们都不手书信件了。但你若问“信件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留存于文学史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我要告诉你，恰恰是因为现在人们基本上都不手书信件了，因此，留存于世的信件才会升值，不仅会更多更牢固地进入文学史，而且，也会是博物馆的收藏重点，甚至形成市场，请到潘家园去转转，一封普通的信函，只要涉及名家，标价都很高。

(来源：新华社 作者：仇宇浩)

评天下

《张枣随笔选》的出版，与其说是一次追加的秘密庆典，不如说，是诗人从他过早搭乘的那节地铁车厢里重新走了出来。为了恢复宇宙内部那个似是而非的正常编码，他要去赶赴一场与母语的约会：是啊，我又来了。

信奉诗歌“一句顶一万句”的诗人张枣，在生前留下的散文作品可谓凤毛麟角。直到将这个精致的选本拿在手中，翻开它黑芝麻糊色的封皮（印有张枣喜爱的梅花）那一刻，扑面而来的，是多年前他带进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里一丝德国烟草的迷人味道。本书中绝大多数课堂讲稿正是在这种气味的中形成。这个顽皮的导师，一边骄傲地吐着烟圈，一边扬言，要撬开每一位学生紧闭的嘴，要让每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多年以后，我们这些在他眼中羞怯而执着的乖孩子，从诗人的课堂录音里整理出了它们，在这个不断丢失的时代里，我们是否在那叠迟到的文字中，挽留住了些许美好的瞬间和表情？鲁迅、闻一多、艾略特、庞德、叶芝……这些张枣随身携带的老朋友，在我们端坐的斗室里进进出出，凌空飘荡。我们清楚，一只“发甜的老虎”正安卧在我们面前，他发出不可抗拒的温柔咆哮，教会我们认识诗歌，引诱我们开口朗读，让我们“住到一个新奇的节奏里”（张枣《枯坐》）。“心如狮子”的诗人，对着一张白纸发誓，他要让一册薄薄的《野草》，像啄木鸟那样掀翻新诗史的西红柿地。

那座吸入诗人气味的、凯旋门似的多孔建筑，却在另一个冬日的上午，执行了它相反的使命：它用一部从 13 层缓缓下降的电梯，在大雪中送走了一个头戴贝雷帽、步履蹒跚的干咳病人，一个当代中国的荷尔德林。那个消失在西门的诗人，是拐入了热气腾腾的米粉店？还是钻进了一辆出租车？或是折回 13 层，变成他信箱里那朵垂首、美丽的小花？我们不得而知。诗人劝走了护送他的人，他要孤独和桀骜进行到底：这个必死的、矛盾的测量员，他返回了图宾根，带着他孔雀开屏般的肺。然而，所有读过张枣作品的人们和接受他启迪的学生都宁愿相信，在祖国最慵懒闲散的校园里，在北京最性感妖娆的西门小吃街上，有个孩童一直在寻找一枚丢失的“绿扣子”，那颗“永恒的小费物”（张枣《春秋来信》）。

张枣的“绿扣子”一度溜出了他的祖国，在西洋辗转了 21 载光阴。“住在德国，生活是枯燥的，尤其到了冬末，静雪覆路，室内映着虚白的光，人会萌生‘红泥小火炉……能饮一杯无？’的怀想。”这个对流亡曾经的赞成者和后来的腻烦者，在国外度过的若干向左漂移的岁月里，只能将孤独和酒精拥在心口，饮下千年的啤酒沫和云中的万古愁。比起那种无边的寂静，永不停息的“绿扣子”决定回到汉语的摇篮里，它终于让张枣告别孤独堡，引荐他踏上望京新城的一片快活的解放区。这个远离德意志和民大西门的京城东北角，是张枣回国后常去的地方，诗人在那里重拾了他久违的热闹和午夜的补饮。

对于张枣来说，散文似乎是对诗歌的补饮。他在诗歌的终点处眺望着另一些文字：散文诗、序跋、演讲稿、课堂讲稿、访谈和译文。它们并非诗人着意为之，且体态驳杂，却在一处诗意的磁场中，被整齐地排列在满怀期待的读者面前，“从枯坐开始，到悠远里结尾”。让驻足在诗歌西门口的我们，在被废黜的红绿灯下，洒泪过秩序的斑马线，如同登上一株松木梯子到了云间，到街对面散文的奶茶店里去“喝一种说不出的沁甜”（张枣《枯坐》），那里满是漂亮姑娘。

这株梯子，也同时将沁甜搭进了这册令我们爱不释手的小书里，将那枚“绿扣子”招惹进来，看它如何用一种活泼、透迤的轨迹，展示出诗人力图实现的那种“百分之三百”的精确性。这种精确性的达成，必须是补饮的结果，在酣醉中求得难得的清醒。在以诗歌为珍贵元音的张枣那里，散文是他历久不散、回味无穷的辅音——元音永恒的小费物。它焕发着诗意巨大的繁殖力，亮出张枣的浪费美学，诗人的离心之蜜。

《张枣随笔选》在他高度凝练的诗歌之外酿制了这种离心之蜜，以供我们凝神补饮。在优雅的离心运动中厘定了一种向心的甜：诗歌应该做点别的，做那些最要命的。

(来源：新华社 作者：张光昕)

诗人张枣和他的随笔

曹可凡《悲欢自酬》新版问世

揭秘文人间的恩怨

知名电视主持人曹可凡，从京剧流派到国画传承，可谓如数家珍，自典故传奇至花边轶事，皆历历在胸。要识他的这些积淀，可从他的 15 万字近作《悲欢自酬》中去一一破解。近日，经“文坛啄木鸟”，文字大家金文明精校后，新版《悲欢自酬》再次与读者见面。

20 多年前，对书画还是门外汉的曹可凡，因主持《诗与画》节目，把中西方美术史通读了一遍，“我是学医出身，怎么办呢？只能从头开始。”好在后来，他认识了程十发

和陈逸飞两位大家。发老家里明清的藏画有二百多件，陈老莲、唐伯虎、郑板桥的作品都可以看到真迹，零距离接触与博物馆里远远相望不可同日而语。陈逸飞则陪他走过许多欧洲美术馆，就其中重要作品亲自为他剖析，让他学到了很多。

曹可凡透露，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写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张爱玲跟白先勇、吴昌硕跟王一亭、齐白石跟陈师曾。还有像启功先生跟谢稚柳，一生都保持非常好的关系，但是对张旭的《古诗四帖》

则看法不同。还有一些是文人间的恩恩怨怨，比如陈逸飞跟陈丹青，李政道跟杨振宁。但曹可凡觉得，“我这样一个小辈不适合下结论，所以只是提供了足够的材料，留待读者品评。”还有李敖，一直很气余光中，曹可凡去台北采访他的时候，“他一个劲说你这个家伙居然采访过余光中，还敢来采访我？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余光中的散文写得非常好。”

(来源：新华社 作者：蔡震)

书坛万象

《收获》杂志拒绝转载 称转载付酬像“打发叫花子”

“我们的编辑从组稿、改稿到发稿，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好不容易发表出来的稿子，一些销量比《收获》还大的选刊，招呼不打就马上转载了，这合理吗？”《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气愤地说。从第二期起，该刊将把作者稿费提高到千字 400 元-500 元，同时拒绝文学选刊转载。

转载付酬像“打发叫花子”

程永新称，《收获》杂志给作者支付稿酬都是按照市场价走，曾刊发深圳作家杨争光的中篇小说《驴队来到奉先畴》，总字数六七万字，付给作者的稿费是 28000 元。一家刊物转载时，付给编辑部 200 元，付给作者 500 元，简直像打发叫花子一样。程永新说，为拒绝选刊转载，《收获》已与马原、格非等

签订了授权协议，拒绝其他选刊转载，并把稿费从原来的千字 200 元-300 元提高到 400 元-500 元，以此保护作者利益。

程永新表示，“文学选刊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全世界只此一家，这也是历史遗留问题。原来的著作权法规定，过了一年保护期之后，文学选刊才能转载。后来，这一条被删掉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是双月刊，刚刊发一篇作品，有些月刊马上就转载，这大大损害了我们的利益。”

《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邱华栋表示，“我们支付给作者的稿酬是 200 元-400 元，现在《收获》提高了标准，我们可能也要提高。拒绝选刊转载这个事，我们还要开会协商。”

张洪波：应该先授权，再使用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表示，“正在修改的著作权法有保护原创刊物权益的内容，我支持《收获》杂志和作者签订专有出版协议，拒绝文学选刊转载。”

张洪波称，从原则上讲，不应该禁止文摘类刊物转载原刊物的作品，因为作者有获得报酬的权利。但是，文摘类刊物在转载其他刊物作品时，应当遵循“先授权，后使用”的原则。如果刊物发表作品时，已经和作者签订有出版协议，并发布声明拒绝其他刊物转载，那么文摘类刊物就不能转载。“但是我个人认为，一年的保护期时间长了点，不利于作品的有效传播。”

(来源：新华社 作者：张弘)

品牌栏目

<http://bbs.hywx.net> 报网互动专区

相亲约会究竟该由谁来买单？

超半数网友认为：相亲费用 AA 制最好

面对感情，很多大龄单身男女总有这样的问题和那样的疑惑。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究竟还要走多远？随着年龄的增大，不少大龄单身男女都面临着“被剩下”的命运。目前，日渐盛行的相亲热潮涌起，摆在大多数大龄单身男女面前的是同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去相亲呢？”

近日，一名大龄青年因为忙于工作耽搁了婚事，被父母逼着四处相亲。没想到总是遇上以相亲为名骗吃骗喝的女孩子。自感上当的“剩男”一怒之下将自己的遭遇发到网络，希

望引来同情和共鸣，谁料反而被很多网友称为“抠门哥”。

网友“哥哥只是个传说”：为什么相亲付账的时候，女孩子就绝口不提男女平等？

网友“水中花”：如果是男生提出 AA 制的话，我就会觉得男生很小气。相反，如果是女孩子提出，这就说明她比较独立自主，是个不错的女生。

网友“别说我坏”：有时候想想，男生挺杯具的。虽然一次相亲只要一两百元，可如果连续相亲 10 次，累计起来，那花费就不小了。我

的一个朋友，过年的时候，光相亲费用就花了 3000 多元。将心比心，其实 AA 一下也好，毕竟相亲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记者在九峰论坛上看到，关于“相亲时究竟该谁买单？”的话题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就吸引了近百名网友参与评论。“现在很多女孩子差的不是钱，差的是男孩子的态度。说实话，实行 AA 制，不仅要女生看得开，男生也要看得开，不要觉得自己没面子。其实 AA 制挺正常的，我跟朋友们吃饭，经常 AA 制呢！”网友“舞花的季节”告诉记者，虽然自己也是女孩子，可

是每次相亲时，她都挺想跟男孩子说，我们 AA 吧！可是又担心男孩子觉得女孩子提出埋单的要求会让他没面子，只能看着男孩子掏钱。

网友“老太婆”认为，相亲，无非就是男孩子看女孩子是不是温柔体贴，女孩子看男孩子是不是经济稳定。所以，男孩子在相亲时为了体现出自己在经济方面的确很“稳定”，就不得不为这顿相亲饭埋单。甚至有些男孩子认为，要是不掏钱，这场相亲肯定没戏。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吴荧洲)